

铁笛子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山西人民
北岳文艺 出版社



全集终审 崔元和
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 军
终 审 刘秀斌
复 审 姚 军
责任编辑 张彦彬 阎卫兵 刘小玲
设 计 谢 成
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 林
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



还珠楼主小说全集·铁笛子

(全集第 37 卷)

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

山西人民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版权所有(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字数:352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ISBN 7-203-03713-4/G·1587 定价:21 元

目 录

一	飞贼.....	1
二	银花明火树	19
二	朗月耀星河	
三	访侠	35
四	大侠铁笛子	48
五	绝处现生机 始识温情出同类	66
六	剑光摇冷焰	82
六	夜雨遁孤儿	
七	破窗逃巨寇	100
七	异地晤良朋	
八	会佳宾 茅屋惊黑老	116
八	敷妙药 转眼易妍媸	
九	煮酒正谈心 淫雨连朝来异士.....	132
一〇	三凶两怪.....	148
一一	数千年来的大害.....	164

一二	桂子飘香 秋山如画 山民报警 客馆惊心	182
一三	戏群贼 癡和尚赤手剪凶顽	197
一四	小哑巴孤身歼巨寇	214
一五	溪山真如画 月夜舞金轮	229
一六	洪水暴发	245
一七	林玉峦酒肆傲凶顽 癡和尚旋身诛恶霸	264
一八	茅屋聚群英 杯酒言欢谈大业	281
一九	开渠兴水利 妙计募灾粮	296
二〇	小侠客风雪走征骑	314
二一	客馆救娉婷 未敢通词逢彼怒 长途驰骏马 忽惊别语忆朋交	330
二二	雪地冰天 忽惊寇警	349
二三	人似濯冰壶 雪夜深山 忽惊怪异	361
二四	古洞藏凶 小侠被困	381
二五	触目惊心 孤身探奇险	396
二六	临危遇救 古洞说神奸	414
二七	雪夜除凶	430
二八	苦趣尽当时 独殉痴情 惟甘一死 清光明远路 小筹拙笔 再续全书	446



飞 贼

离开兰州北关十七里有一个地方名叫花兰堡，是个两千多户人家的大镇。地当水陆要冲，一面通着黄河渡口，一面又是官驿往来要道，商贾云集，甚是繁富。附近还有许多小村镇，到处水田纵横，土厚泉甘，出产丰美，昔年甘凉、宁夏、青海、新疆各省各地往来贩运的货物都以此为集散转运之地，无形中成了西北诸省的交通枢纽。河岸上下游停满舟船皮筏，人烟稠密，热闹非常。附近村镇富翁甚多，除拥有大片田业、聚族而居的多年土著而外，另有好些都是靠着贩运羊毛、布匹、水菸、杂货以及各种土产因而致富的大商人。地方富足，虽是五方杂处，平日倒也安静。

黄河对岸有一高山，山上有座白塔寺，琳宫梵宇，红墙绿瓦，庙貌甚是庄严，庙产也极富有，和尚甚多。以前这班商人多半无什知识，加以出门在外，带了大批货物跋涉江湖，常冒波涛之险与风尘的劳苦。彼时交通不便，关河险阻，就是太平年间，一个不巧仍不免遇到盗贼抢劫，有时人财两失，连性命也保不住。出门人在外，心心念念就是平安二字，因此一到地头，征尘甫息，便

兴高采烈起来，不是满酒大肉，选色征歌，想上种种方法作乐，宾主互相呼朋喊友，彼此应酬作乐，以偿他经年累月冲冒寒暑、跋涉风尘的劳苦，便是事情一完，去到那些有名大庙宇中烧香还愿。虽然土木无知，就算神佛有灵，也管不了人间争名夺利、发财保身各色各样、许许多多说不完的闲事。为了交通不便，官府无能，长途深山密林之中到处均有伏莽，要是实力太差，所请镖师无能，情面不宽，自己再不小心，该出事的照样还是危险，只白花上许多有用之财，一半送与和尚，一半买上许多香烛纸锭，付之一烧而外并无用处。然而民智未开，迷信的还是迷信。经商得利的人都把自己栉风沐雨辛勤所得，不归之人力勤劳，而归功于土人木偶。发财的人越多，那些有名的庙宇中香烟越盛，庙中和尚也更富足。

黄河对岸白塔寺庙宇最大，地势最好，又是面临黄河风景之区，平日游山的人就不知多少，自比别的庙宇还要享名。那些烧香还愿的人除附近善男信女而外，往来不断的商客竟占了大多数。和尚迎合人的心理，每年再有两次庙会，到时两面渡口人都挤满，山上下到处都是香客游人布满。尤其是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孟兰盆会，有钱人家在对岸山上和黄河岸上到处高搭芦棚，大放焰口，念经施食，超度亡魂。最有富名的还要互相斗富赛会，在河里大放河灯，往往万千盏灿如繁星的河灯顺着河中急流飞驰而下，连那么宽的河面均被布满。黄河的水又急，这一个中元鬼节所糟蹋的人力物力简直不可数计。好些富贵人家钩心斗角，花了大量金钱人力和多少天的功夫把灯制好，点燃之后放在河里，只看得一眼，两岸喝彩呐喊之声刚一入耳，上千上万的河灯已一泻千里随流而去。当那水大流急之时，往往第二批还未下水，头一批数千百盏河灯已超出视线之外，在水混茫中略闪即隐，无论多少万数的河灯也只看得一两眼，当时消灭不见。初放时节满河面都是点点

繁星随波起伏，顺流而下。放的人家又多，此灭彼继。河岸上灯光照耀，火把通明，一眼望过去，水面上万千星光飞舞奔腾之中，闪动起一条条的金蛇，上下流一二十里以内都是灯月交耀，钟鼓铙钹、笙箫管笛之声与经声梵唱相与应和，响彻水云，实是一时奇观，热闹非常。

每到七月初头上，离中元法会还有十一二天，本就是各路商帮聚集的时候，不久又是白塔寺盂兰盆会，会期一到，远近各州县村镇稍微有钱的人们照例都要赶来逛会，有的是为烧香还愿，有的是为来看热闹，每年从六月底边起便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因是客货往来集转之地，镇上所开客货栈最多，这时所有大小客栈均都住满，除每年必来的常客早就把房包下不算，有那定不到栈房的便往附近商铺人家借住。许多富翁豪客和附近村镇上富家有来往的，更将人家园林包下。有那许下大心愿的，并还老早赶来，看好地方，搭下放焰口的席棚，抢先念起经来。最有钱的富豪巨绅为了一时方便，摆阔夸富，并在棚旁盖上一所暂时居住的楼房，以备自己亲友居住和看会之用。内里设备齐全，饮食起居无不讲究。等到中元法会一完，算是功德圆满，糟掉大量金钱人力还在其次，最可恨是这些临时搭盖的许多席棚、楼阁房舍之类，虽是临时居住，也多高大整齐，应有尽有，自己不能带走，便不肯送人，留作次年之用也好，偏是当夜法事一完，或是连法船一齐放火焚烧，或是拆毁，连同堆积如山的大量供品和施食所用五谷杂粮、馒头米饭之类全数推入河内，名为超度水陆孤魂，又叫烧晦气，讲究烧得越多越好，火势越旺越发财，能保全家平安，升官发财，名利双收。

其实西北诸省大都荒凉，尽管土厚泉甘，货藏于地，因其交通不便，沙漠又多，民殷物阜之区，像甘肃全省，算将起来真富足的地方并没有多少，而一班富翁不是经商发财，便是拥有千百

亩田土的土豪地主，大众人民十九贫苦，但都勤朴耐劳，只知安于命运，极少进取，所有财富都集中在极少数人手内，人民大都穴居野处，像东南诸省普通乡民所居的房舍，十九从小到老一天也未住过。彼时旅客往往走上好几百里的路，连经过好些地方，看不到一幢极普通的房屋，至于楼台亭阁、高房大厦，土人毕生没有见过的简直不算希奇。所经村镇并非全无人烟，但其所居不是土窑崖洞，便是地底掘出来的洞穴，往往地面上种着庄稼，人却住在所耕田地的下面，生活之简单劳苦决非大江以南的人所能想见。（举个譬喻。陕西甘肃两省的人吃的一层，固然许多人一生没有吃过白米饭，就是穿着方面也是衣不蔽体，由兰州以西起直到河西走廊，有时十七八岁的姑娘也没有裤子穿，一样来往工作，看见陌生人来只有蹲在地上，算是暂时回避。初到西北的人见了这种情形往往吓一大跳，几乎还以为入了天体国哩！至于住的一层更加简陋。西北一带完全是黄土层，不比南方低洼潮湿。往往掘地十丈也不见一滴水，所以一般人数数挖窑洞住。所谓窑洞，不过等于一个土穴，所不同的不过多了两扇窗门罢了。窑洞顶上往往就是高粱小麦的种植地，总之不堪想像。）

休看花兰堡这样繁富，中元法会所做佛事这等豪华，绝大部分的人民终年仍在水深火热、喘息呻吟之中。这班有钱的善男信女放着活人不救，却去巴结施恩于那渺不可知的孤魂怨鬼，也不想想这些孤魂怨鬼由何而来。鬼如有知，想起平日受尽这班人的压榨苦痛、无形危害，虽不一定是直接凶手，到底人间没有这些专以吃人盘剥、富家肥己的人，大家生活差不多，自能各以劳力智能安居乐业，少无忧患，老来死于安乐，便是死后家属子女照样能够安于所业，春祀秋尝，凭上各人信仰与天性之亲各尽其心，既说不上是孤魂，想乞怜于这些行尸走肉和未来的厉魄恶鬼，更谈不到怨仇二字，要什么超度周济！鬼如无知，此举更是废时

失业、耗财惹气，白便宜那些肥头大耳、不劳而获的和尚，事完还将许多有用之物付之浊流，使旁观万千苦人望而生羨，直有鬼如可做，人不如鬼之感。即便神佛有灵，既主济世救人，讲究一粒饭米也要珍惜，这等糟蹋物力决所痛恨，明明天怒神怨的事，偏认为是莫大功德，结果恶贯满盈，照着必然之理早晚家败人亡，资财荡尽，身败名裂，依然不能免难，岂非天下第一滑稽之事？

就以当时来论，财力稍差，不是不能显耀，人前露脸，便是被对头指点嘲笑，破了财还要愠气。如其招摇太甚，暂时因是轰轰烈烈，众口喧传，谁家都被自己压倒，此将下去，可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富名一出，势力稍小，一面受到贪官污吏的注意，一面引起盗贼恶人的覬覦，不定何时就有祸事光临。为此一会年年多少总有事故发生，不是当时，便是过去以后。至于调戏妇女、打架群殴一类更是司空见惯，年所必有，时有发生，不以为奇。可是此会向为当地豪绅大户和庙中和尚主办，只管年年都有乱子，有时还引起凶杀群殴，能够把这前后十多天平安度过，只抓着一些偷儿，挤死和践踏重伤一些普通看会的老弱妇女，或是杀死打伤一些贫苦土人，不出什大乱子，便算幸事。官府照样年年放任，从不禁止，并派重兵弹压，甚而亲身上香，自家也搭上一座席棚，大放焰口。

离七月半还有十来天，镇上已是人多如鲫，肩摩踵接，常时拥挤得车马都难通行，官道两旁搭盖的芦棚和卖各种香烛零食的小摊前后摆出好几里。附近居民都把这半个多月当成一条财路，老早便粉刷墙壁，收拾炕席用具，把全家老少挤在一间小屋之内，或是乘着天热露宿在外，余者全都腾出，以备那些普通香客租赁下榻之所，便一席之地都舍不得放过。当地小康之家大都养有车马，院落颇宽，心思巧的人还在院中和后墙外面搭上席棚，运气好的只要接到一两个手面宽而又忠厚的老财，便够一年嚼过（用度）。

真个到处挤满，全无隙地。人多天热，汗气熏蒸，假使彼时有人用望远镜凌空下望，看这许多互相挤在一堆的人团往来蠕动，乌烟瘴气，仿佛一块腐肉上面布满虫蚁，旁边明放着青山绿野、空旷凉爽之区，偏是一个也不舍得离去，另外大小各路还有一条条的人线，真如蚁群奔赴，齐往这一大人团赶来，真不知他们为了什么。稍微明白一点的人只要闭目一想，便觉可笑可怜到了极点，这且不提。

当年恰是年景最糟，先是一场大旱，跟着山洪暴发，黄河水涨，下流六七百里近河之区并还决了两个口子，方圆千里之内成了一片汪洋，秋汛尚在紧急，水还未退。只管水旱频仍，民不聊生，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成千累万的灾民困在水中，哀鸣嗷嗷，惨不忍闻，快死的无人救济，地方官府虽有一点赈粮，也是敷衍故事，杯水车薪，救不了几个大人。而当地的中元法会非但照样举行，因有几家富民豪绅去年被一外乡土豪比了下去，约定第二年互相比试，为恐实力不济，特意把地方上几十家绅富联合一起，准备与那一家斗富。风声传出，人来更多。虽然灾情重大，反比往年加倍热闹铺张，双方俱都不肯示弱，隔年便命专人寻觅地方，暗中布置。庙中和尚不肯得罪本地富绅，最显目的一片好地方不肯出租，推说早已被人定去。对方来人冷笑了两声，也未开口，便自辞去，由此便无举动。

到了当年春天，才听传说对方到时另有出奇制胜之策，到时断无败理。当地这班绅富闻报大怒，也不知对方葫芦里卖点什么药，由去年起想尽方法打听，风闻对方财力惊人，主人是凉州一个大土豪，省城驻防的将军福山还是他的好友，因两边河岸好地被这一面夺去，索性赌气，赶到上游三里搭了两座大芦棚，长达两里，要放五十万盏河灯，业早制好，只等到时放在河中，顺流而下，比去年还要豪华势盛。为了特意相拼，事前先不露出，到

了约定比赛的夜里突将芦棚开放，大展花灯，念经的和尚都是四川请来的僧人，所搭芦棚事前并不令人观看，还有好些豪华奇巧的玩意，准备到时一经开放，便将所有香客游人全数引去，使这面比去年更加丢人。众绅富闻言又惊又急，一面命人打听对方举动，一面各出财力，想尽方法，以备到时争奇斗富。

为了关系重大，官家这面自己虽有势力，到底不知对方虚实，这类事情一个不巧，当时引起群殴打个落花流水，除各人原有教师打手之外，又用重金聘了好些有名武师，准备斗富不胜便斗武力。先还防驻防将军和对方真有交情，又推了一个有声望的大绅耆探询得知对头土豪成大忠在外经商多年，回乡才只五年，除财产多得出奇，手下人多而外，非但省城大官都不相识，连他本乡的人也都无什来往，以前连姓名都不知道。只知他家主人在外经商，每年均添不少田产，自称凉州是他故乡，从小出门，一直在外经商，所有田产均由专人掌管，休说本人不曾见过，连家眷都无一人留在故乡。

直到五年前所居庄堡花园建造成功，发财回乡，方始有人见到本人。年只四十多岁，妻妾甚多，看去像个文人，还有官派甚深，不像商人，对于外人却颇和气。因其所建庄园占地三四百亩，外有一圈石堡和一道护庄河，内里楼台亭阁华丽异常，花木甚多，风景极好，人在外面，老早派人回乡兴建，经过十年之久方始完工，那豪华富丽，地方上人从未见过。人都势利，又都好奇，觉着这样一个大人物如何以前无人知道，最奇是连个亲族都没有，一旦回乡，连男带女却来了好几百，抬送人和行李的车轿牲畜又是在那一年之中前后十几次陆续到达，东西多得出奇，好些华丽衣物用具全是京城和江南诸省定制而来，讲究已极。

人快要到齐，主人方始轻骑由远路赶回。这样豪富的阔人回时打扮并不起眼，一行共只三人，各带一个小包裹，骑着三匹快

马，在天刚亮时赶到，还是雪天。先还不知他是主人，因有一人在前途无心相遇，后来无心到他园中做工，认出他左耳刀瘢，耳轮削去一块，这才传说出来，越想越怪。因其发财回乡不拜地主，财又最富，心中不平，约好同往拜访，期前一日忽接请帖游园赏春，见面一谈人极客气，酒席设备考究已极，房中并有京城王公贵人和各省封疆大吏所送字画，都以兄弟相称。家规极严，手下豪奴都穿着比客人还要富丽的衣服在旁侍候，一呼百诺，连大气都不敢出。

内中一人较有心计，又中过举，曾往京城去过，不知怎的觉着可疑，去向官府密告，请其注意。本城文武官吏听他一说也颇惊奇，尤其所盖花园城堡许多违制，正在密商传询。第三日忽将那举人请去，说此人实是发财回乡的巨商，京城王公贵人多有结交，人最义气，昨日正要往传，忽接某王爷和某中堂同时用八百里加急驿递密函通知，要我们格外照应，势力甚大，地方上有这样的人于你们只有好处，遇到公益的事还可请他独力承当，或是多捐一点，你们要少好些摊派，千万不可得罪。那举人一听对方这等财势，便想巴结，去过两次，对方也极看重，不久忽然病死。

此人表面谦和，内里骄傲，向不回拜，始而地方绅耆还能请见，第二年便推有病不轻见客，有事求他，均由所派管事张三爷代见。架子虽大，人却豪爽已极，有求必应。凉州绅富无形中把他当作财神一般看待，尊敬已极。可是省城督府司道和驻防将军听口气只有一二人受过京官请托，并无深交，将军也是其中之一，经此一来越发放心。这班昏庸无知的清朝官吏眼看大旱之后又来洪水，每日只是敷衍应酬，一点不管灾民死活，却任两府土豪富绅赛会斗富，反说此是繁荣地面的盛举，做梦也未想到里面隐伏着许多危机，稍一不妙便是极大一场凶杀，一旦爆发不知死伤多少人命。人多口杂，风声越传越远，准备定房看热闹的人也越来

越多，端的盛极一时，从所未有。

不料在赛会前三月兰州城内外忽然出了一个隐名大盗，由四月中旬旱灾起后发生，到了六月初下流决口发生水灾之后越闹越凶。起先是那些准备赛会的土豪富绅家中，门窗户壁分毫未动，忽然失去大量金银。最奇是内中一家有两座大粮仓，竟会在十天以内失盗了两三千担，事前还不知道，直到末一天翻仓取粮方始发现，四面未动，中心被人盗去，这许多的东西如何拿走？后来所盗人家越多，互相传说探询，才知失盗之家必有来贼所留谢帖，当中一个“谢”字，旁边墨点淋漓，每次所留虽然大同小异，并不一律，有时好像匆匆把字写上，旁边再乱涂上许多黑点。

先还当是来贼姓谢，柬帖是他所留符号，开头专盗金银粮食，偶然带上一点珠宝之类，因其为数太多，那么沉重的金银，每次少说也有好几千两，一个人能有多大力气；何况是贼，要在半夜无人之时将其盗去，所偷又非少数，照常理说已是极难；最奇是那些富家仓库中的存粮被他一偷就是一两千担，最少的也有四五百担，岂是一人之力所能办到？这样笨重而占地方的东西，又难公然运走的大量粮食，如何会被偷去？除那张谢帖外不留一点痕迹，便公然明火打抢，这样大量的东西也办不到。如说同党人多，失盗以前又从未发现可疑形迹和面生的人在附近窥探，偏是来得那么准确，不偷则已，一偷就是多的，被盗人家在出事以前对那仓库银库定必疏于防备，再不便是发生什事，无暇顾及。后经几个名捕、武师仔细思索查考，这才悟出那是一张谢贴，上面黑点是所画鸟雀。因那贼不会画，看去不像，先误认是些黑点，到了末两次画出鸟形方始醒悟。因那黑点似雁非雁，均疑那贼外号与鸿雁之类有关，偏是用尽心力查访不出一线索。

兰州乃甘肃省会，城内外富户甚多，一半是土著多年的地主大族，还有一半也是由经商起家，在当地买了大量田产准备享福

的富翁，越是住在南北两关城郊一带的家道也越殷富，地方分隔又远，每一村镇的大姓富户全养有保镖护院的教师打手。这班人多会武艺，比官家捕快高明得多，风声传出全都加急防备，日夜巡逻，如临大敌。官家虽然顾不到这大一片地方，城内外的富户相继失盗，其势也不能不问。在官私合力严缉之下，这等紧急形势，休说寻常小偷，多高本领的盗贼也必稍微敛迹，无奈那贼行踪飘忽，动作如鬼，智计又多，机警绝伦，对方防备越严，他下手越快，防者自防，偷者自偷，不发现可疑形迹不大在意还好一点，只一发现疑点，有时还窥探出贼的踪迹，对付这样一个本领高强的飞贼自以全力重视。等到准备停当，只一下手定必扑空，中了那贼调虎离山、声东击西之计，这里贼的影子还未见到，家中业已被他偷去一大批，简直神出鬼没，不可捉摸。始终不曾有人认出贼的形貌，至多看个背影，只要有人在夜里发现墙上房顶有一黑影闪过，至多两日，或是当夜，非失盗不可。有时明明看见那贼逃到附近土人后园里面，等到四面包围追将进去，忽然发现一只大鸟由里面冲空飞起，再看人已不见，接连两三次过去，才知那贼还会邪法，化为大鸟逃走。

内有一次事前准备好了火枪，官府又有格杀勿论之命，准备人擒不住，化鸟逃时便一阵乱枪打死。等到四面包围，一声呐喊，快要动手之时，一试火枪业已失去效用，原来不知何时内里火药已被对方邪法所毁，火绳药引也全湿透，简直拿他无可如何，似这样神出鬼没之事甚多。所变大鸟是一只天山顶上所产金眼黑雕，本就猛恶，常人相遇，如是孤身，往往为其所伤，何况飞贼所变，于是民间惊传，说得那飞贼和神怪一样。可是那贼偷了银钱却喜周济穷苦，许多无力生活的苦人常常平空得到好些银钱。妙在那些银子均已换过形式，或是剪碎，并非失主原物，拿在市上去用不会被人认出贼赃，因此一班富豪虽然一提起就咒骂，恨之入骨，

均欲得而甘心，一班土人却是心中感激，背后都喊他飞神子黑恩公，无人对他说个不字。

事情本来发生在旱灾之后的三四月间，开头专偷金银和大量粮食，从未伤过一人，也不骚扰妇女，中间只和两家大财主所用的名教师开过两次玩笑，也是伤皮不伤肉，并未施展辣手。后来公私合力查得太紧，粮食已不再偷，专偷金银和珍贵之物，简直防不胜防。那些绅富家中的教师打手惟恐失掉饭碗，越发添枝加叶，说得对方简直是个剑侠神仙，非人所敌，都说我们吃东家饭，多高本领的盗贼均不怕他飞上天去，就是敌他不过，也能凭着江湖上的义气和朋友的情面稍微敷衍，请其另寻主顾。像这样软硬不吃、只被看中休想逃脱、永不现出本来面目、能够变化大雕飞鹰神怪一样的异人如何能挡？要说我们无用，别家教师打手更多，势力更大，怎会无用？偷得更多不说，稍一耀武扬威，并还连去数次，可见不是人力所敌。我们自知不是对手，惊动官府只多结怨，所失更大，且喜不肯伤人还是运气，否则我们无妨，主人却是难料。最好暂时自认晦气，让别人去做冤家，等将他擒到再打出气主意，否则反有害处。好些富家均被这类话吓退，有的吓得连官都不敢报，满拟这样忍受对方必好一些。哪知事情不然，那贼好似深知这些绅富的虚实底细，平日人较宽厚，不十分苛刻土人的还好一点，要是刻薄成家，人再骄狂小气，偷上一次决不肯完。偶然隔上十来天，当地不曾出事，附近各州县却被闹了一个河翻水转，只是土豪劣绅几于无人幸免，那些金银珠宝无论藏得多么谨慎隐秘照样不翼而飞，只听空中一声雕鸣准定失盗。

开头两月闹得最凶，几于无日无事，官私两面都拿他无可如何。这日有人议论，说快要中元赛会，偏巧发生此事，凉州富翁成大忠是对头，家中闲人又多，除所用佃户园丁而外十九外路口音，于是生疑，命人往探，才知对头早就失盗，为数比他们多了

好些倍，业已召集全家人等日夜防备，如临大敌。因其久走江湖，所识有本领的人甚多，非但派人四出寻访，凡是听说失盗之区，只一得信，便有专人赶来窥探动静，把那贼恨之入骨，曾有势不两立之言。只是不曾报官，官府得信往问，互相密谈了一阵，对外并不承认被偷，无奈连出事两次均有土人在场，来贼也似对他格外开玩笑，竟将所偷金银珍宝开上一张大失单，贴在他庄前照墙之上，后面照样画上好些大小似鸟非鸟的黑团和一个“谢”字，听说旁边比别处多了一根铁条，不知何意。等到发现涂去，业已众口喧传，传说出来。

这班有钱的人家正在人心惶惶，近一月来飞贼忽然失踪，已无失盗之事。先被飞贼一闹，大家都减了兴趣，不是和凉州富翁打赌，双方叫阵，好些事业已举办，欲罢不能，又有两个在旗的显宦和本身两个许下心愿的官眷做主，几乎为此中止。直到六月中旬飞贼似已远去，没有动静，官私两面搜捕越严，又听传说飞贼已被对头打成重伤，现在隐藏在一个新受水灾、荒僻的村落中养病，伤势极重，俱说性命危险，朝不保夕。因那飞贼为人极好，本年两次水旱大灾全仗他出力救济，救活的人不知多少，当地人民都当他亲人一样看待，据说被打倒时人已快死，对头人多，正下毒手，也是这些苦人拼性命不要将他抢救下来等语。官府得信自然不肯放过，立时派了差官带上好些有名捕快带了公文赶去。

到后一看，当地全是新受水灾的苦人，见了官人便纷纷哭喊求救，远近各村全数惊动，纷纷赶来，非但异口同声从无一事，去的人反被包围，哭求救济，人是越来越多，七嘴八张，哭喊连天，吵成一片，简直无法下手。一用官家威势查问，这班快要饿疯的人便说：“官家不管我们，还要冤枉我们是窝主贼！”当时暴躁起来，差一点没有激出民变。当地灾情严重，地方官业已奏报，新接圣旨还要虚情假意收买人心，在水已快退尽之时传旨救济，命

地方官安辑抚绥，去的官差怎敢激出事来？可是无论走到何处，都是一大群老弱妇孺包围哭喊，索讨赈粮，行动皆难，如何再去搜捉犯人。好容易大声疾呼，说明来意，又经县官同去开导，总算那县官平日办赈甚为出力，最得民心，并能想尽方法使那出钱的善人方便，不似寻常官吏既要从中侵吞，玩忽人命，又还要向出钱人敲诈勒索，官民感情极好，经他一说，不再十分鼓噪。灾民均说这里的确有两个受伤甚重的人，交出不难，他也伤重，无法逃走，但这两人帮过我们不少的忙，须要答应赈济我们，发点钱米，才肯坏了良心献出，否则，你就挨家搜索也无用处。如说窝藏飞贼，我们这远近几百里村庄凡是灾民人人有份，正愁没有吃的，只捉一个，大家都去，情愿坐牢，省得饿死。

为了案情太大，去的人还有一个颇有地位的差官，心想：各富家都出有重赏，只真擒到飞贼，募捐容易，冒失答应。先因灾民答话吞吐，藏头缩尾，说得那两人简直是他们的恩人，防御灾荒、救济难民又极出力，与来时所闻好些相似，一个并还养有一只大鸟，也是黑色，并说那两人好处太多，以前不知是贼，实在肚皮饿不过，才坏良心将他献出，并要县官作保，否则不干。县官虽极为难，真假都不敢说，无奈官差倚势强迫，说他地方上藏有大盗，如今我们由省里发现线索寻来，吃刁民聚众挟制，你怎置身事外，还要前程不要？县官早已受人指点，也不生气，一面力言当地灾情严重，费了许多心力到处捐募，好容易水退，有了一点转机，实在不曾发现贼踪，所说未必是真飞贼，必须慎重，一面勉强答应。

去的官差本就疑心那贼救灾出力，县官袒护，越听越像。等到带人掩到两家崖洞之中一看，不禁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原来所说两人确是受伤甚重，一个并还有鸟，但是决非什么飞贼。一是土著多年的老农夫，洪水来时业已逃到高坡之上，因其平日肯